

长乐街

◎卢宗仁

过去，城乡区别就在一个街字。就算是一个小集镇，也有城的优越感。我童年里最热闹的记忆留在长乐街，青春时期最浪漫的故事也发生在长乐街。长乐街，如同我的家乡，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。老家时坪坪到长乐街也就三里多路，只隔一个村、一条河。小时候，去长乐，就叫上街。上街是一大笑趣，是心中的憧憬。尤其是过年前上街，更是每一年的期盼，也是保留节目。一般是过年前一天或前两天，跟着大人上街。这个时候，长乐街人头攒动，年货眼花缭乱。我们享受的，就是这份繁华与热闹，关注的就是让人垂涎的糖果与叫人心痒的鞭炮。母亲悄悄给的五分钱握在手心，捏出汗，到最后还是舍不得花出去。常常是父亲给买了一张纸炮，一挂百子鞭，这足以让我心花怒放。

长乐街，让人流连忘返的，还有著名的小吃。五分钱一碗的甜酒冲蛋，热气腾腾，蛋花像黄色的花瓣浮飘，糯米甜酒香气袭人。这酒是要啜、要吸、要啜、要舔的。一口下肚，口舌生津，沁入心脾。看着古色古香的旗幡飘扬，仿佛乾隆御驾亲临，长乐街匍匐在地，高呼万岁，满街酒韵。

甜酒开胃不饱肚。倘要奢侈一回，还得花两毛钱，来一碗馄饨。不大不小，一只土碗，大骨汤鲜，肉馅滑嫩，葱末清香。父母是舍不得吃的，最多也是把剩下的汤喝干。偶尔碰上了亲戚，双方都会大方请客，互不相让。

七十年代的时候，过河都是靠渡船。那时候船是集体的，船老板有时候不在，过河的人只要自己能撑，出力就是。碰上楞青壮汉，三篙两篙，船就驶到了江心。碰上“倒货子”，竹篙常常被船肚压住，一条船在原地打转……

下船就是古码头，一律麻石，级级叠上。石块的凹凸，让人想起曾经的喧闹，历史的久远。台阶之上就是回龙门，原本是四柱矗立，四方皆通，不知怎么南面砌砖封堵，只能从东西两侧进出。后来听说，这是长乐人的心机，肥水不能外流，下面是汨江，对面是平江。这回龙门顾名思义，大有来头。道是屈原投江后，百姓架舟逆上，至长乐才回头，无功而返。所以长乐也成了粽子的故里，端午的源头。只是我至今不解，屈原在下隔五十多里外的河伯潭投江，为何要上溯这么远找寻？是招魂吗？是因了那句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？抑或原本屈原就是从汨罗江上游跳下？！

入回龙门，长乐街直通到底，分上市街下市街。一街全是麻石、青石铺列。两边铺门全是木制，徽派飞檐，错落有致，青砖灰瓦，古色古香。只可惜后来各自为政，改头换面，有如一件精致的对襟大褂，被装上了高领，换了口袋，变了颜色。新不新，古不古，土不土，洋不洋。

长乐街的故事虽也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冷寂，但比老街保存得完好。这就是文化的魅力：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故事会其实是故事擂台，上市街和下市街唱对台戏。从正月初一到元宵，夜夜上演，日日比招。你演“三国”，我唱“西游”；上有草船借箭，下有火烧赤壁。针锋相对，斗智斗勇。今天你胜，明日他赢。有时打个平手，也是各说各话，绝不言败。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，狭路相逢，互不相让，像斗红了眼的公牛，顶头拱角。到最后总有高人化解：各退几步，并水往南，河水向北。故事会结束，故事却要久远流传。虽然添了油，加了醋，却是茶余饭后吹不完的牛皮，煽不完的劲。

故事会的一大卖点就是踩高跷，从短三尺，到高丈余，小腿绑上高杆，一脚一脚在石板上耀武扬威，高高在上。既有父子兵，也有姑嫂牌。有时兄弟分居上下街，还得同室操戈，比试高低。高跷之上，也是一个个经典，一句句成语。不是英雄故事，就是神话传说，让人在仰望之中受到教育，在惊叹之余享受快乐。

人的一生，也像一个故事，看似从偶然中开始，细细追溯，其实是命运的必然。正是因为看故事，才有了我的故事。那是八二年正月的一天，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长乐看热闹。在上市街推车回顾的一刹那，一个命运的特写在这里定格：一间木门店铺里，临街的玻璃大柜台上，水灵灵两颗黑宝石闪烁，那是一双大眼睛，两束电波点穴，把我变成了一根定海神针。我再也不挪动步子了，青春就从这里爆发，爱情就在此刻启航。仿佛前世有约，我们就相遇在这古老的麻石街上。恰好我东张，恰好她西望，恰好的焦距，彼此放大。几米宽的街道，是一见钟情恰好的距离。闪电之后，我听到了滚滚的春雷。从此，一段长达六年之久的恋爱长跑。

1987年，我成了长乐的女婿，在二岳寺边的小巷里，建起了小家的第一个驿站。虽然是租的房子，却也是一个温暖无比的窝。我女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在这里开花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了。长乐街只留下了岳家几间飘摇的老屋。因工作的关系，近来了几趟长乐街，这里正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。麻石已重现，飞檐又在翘，百业匠店串连，旗幡招展。回龙门已张开龙牙，向着对岸示好。是啊，河东河西，原本就是一域，古罗子国、古岳阳郡，一衣带水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历史犹如一条河流，斩不断，分不开。长乐街就是汨罗江的一条古老的拐杖，雕了龙，镶了金，铿锵有声，古韵悠长。

母亲的微信

◎贾丽

母亲今年八十岁了，她身体很好，耳聪目明，生活能够自理，爱在电视上看排球赛、乒乓球赛。

父亲走后，我们兄弟姊妹不想让她一个人住，可怎么也说服不了她住到子女家，要给她请保姆，她也不同意，说是一个人住着自在，我们只能依着她。

我们几兄妹或轮流回家看她，或经常约好一块回家相聚，可我们毕竟忙于工作，也有顾不上的时候。为了给母亲解闷，也为了每天都能够和母亲视频，我决定给母亲买一部智能手机。我跟母亲说，给她买个智能手机做今年的生日礼物，母亲听了，头摇得像波浪鼓，说她都这把年纪了，不需要这新鲜玩意，用老人机就可以了。

我知道，母亲一是节约惯了，怕花钱，二是怕学不会使用智能手机。既然不能强攻就只能智取，一个周末回家，吃完晚饭，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着她最喜欢的节目“星光大道”，我在一边玩手机游戏“连连看”玩得大呼小叫，不亦乐乎。母亲被我吸引过去，问什么游戏这么好玩。我趁机向她灌输：玩游戏能够锻炼手指锻炼脑力，有益身体。我试着让母亲玩一下，没有想到，母亲一学就会。见母亲来了兴致，第二天我带她到手机超市选了一款她自己喜欢的手机。母亲拿着新手机爱不释手，翻来覆去捣鼓着，向我问这问那，还说楼上的保姆都有微信，让我教她用微信。

我为母亲申请了一个微信号，然后又教她上微信，教她打字，教她聊天。毕竟是年纪大了，拿着这个新式武器，母亲很难自如地操作，手机也像是故意和母亲开玩笑，老不听她的使唤，母亲有些泄气了。我赶紧问她要了电话本，加了一些她的同学，以前同事的电话。母亲是语文老师，我教她用拼音打字。聊天时，母亲很久才打出一个字来，我便替她打。最让母亲开心的事是，她以前的大学同学有两个进了敬老院，一个在长沙，一个在广州，母亲很是牵挂她，经常念叨想看看她们，有了微信视频后，她的心愿实现了，一个礼拜内，和她视频了两次。母亲说：有微信真好，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让我见到了二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学。买东西还可以用微信付钱真方便，用微信聊天、打电话，不但省钱还能看见人，真好。母亲觉得微信真是一个好东西，她学起来就更有耐心了，有什么不会的，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问我。一个月下来，母亲学会了聊天，视频，还摸索着将她的花拍了一些照片，发了朋友圈。

母亲有了微信后，我每天都会和她视频一次，这能够更直观地掌握她的情况。我还教母亲在手机上上看天气预报，看新闻。母亲很喜欢小动物，抖音上的小狗波波乐、金毛犬轮胎经常让母亲乐不可支。

昨天中午我收到了母亲的一条语音信息：你们几姊妹星期天都回家吃饭咯。今天回家后，我表扬母亲肯摸索，接受能力强。母亲很开心地说：人一辈子到了什么年纪都要有学习能力，要活到老学到老。

花誓

◎江轲平

县城的花，一夜间便开得热闹起来。汨江桥下的那株老树，显然就是带头大哥，它的花开得落落大方如锦似缎。连多年装枯作死的一梗老枝，在春风拂弄下，也吐出了绿红青褐相得益彰的生气。

老树花开，似乎轻松惬意。其实途中费了不少周折。惊蛰一到，老树就觉得树根一热，这股热量快速传达到树梢，直抵至每一处树梢。然后才有花苞从树的桠格里钻出头，如伞一样依托花骨徐徐绽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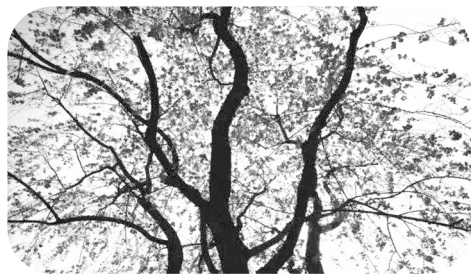
让老树疑惑的是，它穷尽心思及技巧开出一树繁花，却只有蚂蚁来来往往，爬上爬下；只有蜂蝶嗡嗡，行色匆匆；没有往年花开时刻的各种喧嚣、尖叫、喝彩；没有闪光灯、写生夹、赞美诗；没有赏花人的车来车往，没有年轻恋人树下的耳鬓厮磨、山盟海誓，这无一不让老树失落。

“快看，有人来啦。”一朵眼尖的花兴奋地叫唤。此刻的阳光十分乖巧，温度与色泽均拿捏得恰如其分。阳光铺满了老树和树上的每一朵花，铺满了树下的一河粼粼波光，也铺满了来人的衣袂，让渐行渐近的两个入映衬着一脸阳光。他们驻足树下，鼻翼在口罩内明显开合起伏。

人的气息显然使得老树情绪激动。它努力端正好自身的姿态，让每一处枝节与每一朵花饱含热情。

十年前，也是这样的时节。不同的是，老树身上盛满月光。月光如水，两个年轻人牵手来到树下，他们有充沛的精力和干劲，也有一个圆润丰满如天上明月的理想。那一年，老树和年轻人都刚刚进城。老树是从连云山脚被盘悬吊上上车，然后移植到城里的。两个年轻人是从隐在幕阜山腰的村庄，被两个父亲的摩托驮进县城，然后一同进了盲人按摩店打工。老树和年轻人一样，生涩而激越地面对城市。老树迅速地把根扎入城市的土壤，开始一季花期的准备。年轻人迅速地完成了手艺培训，开始生命周期的切换转型。

似乎还未完全适应新环境，老树那年的花开并不茂盛。年轻男女是半夜时分下车后，抵达老树花下的。城市的生活节奏，始终让他们亢奋，年轻可以以一切陌生变成成熟。虽然他



们的眼睛感受不全这个县城的色彩。男孩是七岁时一场高烧让他失却了光明，女孩却是在初一时因头罩被小镇庸医一针扎去了色彩。盲医按摩店川流不息的客流，无形中增长着他俩的手艺功夫，同时厚实着他们的钱包。一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强度，会让山里来的孩子也生长出疲劳感觉，可每日近二百元的提成足以让他们踏实快乐。他们第一次牵手来到老树底下，说不出是花香的诱惑，还是情愫的流淌。树下，他们的话说不完，他们的笑停不住。老树上所有的花，都在克服开放了一天的疲惫，真心实意为他们展现出极好的姿势和馨香，在男孩亲吻女孩的一瞬间，一朵俏皮的花竟然贴到了女孩发梢。没有流星的神夜，年轻男女的誓言刻入到老树年轮。

老树又一次见到这对年轻男女，应该是老树站立江边吐纳花香的第八个年头。当时的年轻男女已与老树一样在成长中老练。客人的每一处经络穴位，在他们手下是如此亲切顺滑，乖巧顺服。他们的口碑在业界不断积累，像春天树木迅猛成长。在老树见证那一次亲吻后的第三年，他们选定一个山村满山遍野浸透花香的日子，誓言终生相守。他们灵巧劲道的手，足以给自己家庭撑起一片绿荫。搬进县城扶贫安

置点的新居后，他们还在盘算着一个足以让小夫妻迷醉的梦想——拥有一家夫妻档盲医按摩店。精心而忙碌地打理完新店的最后一道工序，心房溢满幸福的小夫妻，便心有灵犀地牵手到了久违的老树下。他们切切地想老树分享喜悦，祈福小店，见证誓言……

小店不会辜负勤劳，正如花期不会辜负春天。

大年三十，最后一位顾客全身舒坦地扭动老寒腰走出铺门后，夫妻俩才匆匆地赶回山村过年。他们计划着正月初二迎接开年的第一单生意。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不安的情绪弥漫了山村，村子里的大喇叭叫个不停。山民砍来毛竹，果断地封锁了出入山村的全部道路。夫妻俩相互宽慰，疫情会很快过去的。直到过了正月十五，村里的路还是封得死死的，如同山岭上被冻结到晶莹剔透的水潭。他们终于揪心起来，店铺的租金该付了，以前装修新房和店铺的欠账该还了，儿子上托儿所的费用也没有着落……

他们掰着手指数日子，正月打底的那天，村里喇叭终于喊出有序复工复产的声音，村道即时解封。风急火燎赶回县城，刚开家门，就有社区人员告知，盲医按摩、洗脚城之类的并未列入解禁的行当。后来，他们拗不过老顾客的哀求，戴口罩、测体温，半开半闭的状态下，在晚间陆续接待了几单生意。最终还是被某个部门戴红袖章的叫停。店铺的临停，让他们有着富足而苦涩的空闲。于是，他们不自觉地想到了老树，想到春天阳光下一树繁花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县城阳光下，真切地触碰花朵。他们积攒了好多的话，可以当着老树的面物说。他们谈论了故乡山村的泥土香味，讨论了父亲两亩茶叶在谷雨后的收成，也探讨了县城援鄂医疗队返回的日期；甚至为了孩子是他们进城入托，还是随父母在家乡带个一年半载，发生了小小的争执。老树像对待珍贵客人一样，饱含热情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，老树的情绪与情感，随着他们的交谈波动起伏。

当然，老树的年轮上也刻上这对普通人的音频——等待和希望，是最美的花朵。



岳陽樓 竹子攝

团湖的藕

◎熊业民

团湖的藕属野生藕，品质独特，清甜可口，生吃、粉蒸、地炒、泡无一不佳。每到秋冬季节，团湖人家家里若来客了，湖藕便是首选之菜。出门是湖，现挖现吃。湖藕地排骨，是河西人的拿手绝活，藕色泽红润，甜香诱人。逢年过节，海鲜山味吃多了，往往感觉肠胃不适，不如来盘炒藕片或来几片红椒泡藕片。

我从小就在团湖边长大，自然清楚一二团湖的藕为什么格外好吃：团湖是一湖活水一湖好水。我们小时候在湖边玩耍，口渴了，喝上一捧清凉的湖水，味甜止渴。这样的水质，这样的生态，长成的藕能不好吃吗？

冬天是挖藕的季节。挖藕是有讲究的，既要有力气，又要讲技术。一到冬天，团湖水干了，人们抽空便可下湖挖藕了。大集体时，团湖虽有茅斯捕渔场管理，但只要鱼干完了，挖藕就没人管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挖，只要你有力气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父亲挖藕也算是厉害的，反正下一次湖，总能挖个几百把斤的藕。挖藕也要看天气，天气好，暖一点，人就舒服点，藕也就挖得多一点。挖藕也有风险，特别是单独出行令家人担心，团湖大，挖藕的人多，边上的藕长得不好，人们一般选择到湖中间一点的地方挖，挖出的藕又长又粗，但距离一远，淤泥又深，上岸时，因经过一天的劳累，体力透支上来很艰难，有同伴好说，相互扯一下，有个照应，没有同伴，就很难说了，有的因突发疾病，出了事。傍晚掌灯时分，父亲还没回，我母亲就有点着急了，先把饭菜热在锅里，然后到路边打听，看其他邻居回来没有，如果都回了，她就打发我提着马灯去接父亲。

挖藕虽脏虽累但也是有趣味的。长大后，我也学会了挖藕：首先是要选好位置，然后筑好围堰，把水戽干，扯掉荷杆，去净淤泥，这时藕桩就显露出来了；接着用藕锹小心翼翼地把周围泥巴挖空，使地底下的藕一支支显露出来，上面出来的一般是支藕，支藕不大，只有两节，它是正藕结巴上衍生出来的，支藕下横七竖八躺着的便是正藕，这时，挖藕人会眼睛一亮，好漂亮哦，像睡美人似的，白白胖胖，直溜溜地舒展着身材，好看极了。正藕一般分为四节，最顶端的我们称之为鸪公佬，白而嫩，黄黄的、弯弯的藕尖宛如鸟儿的美嘴，惹人喜爱；二、三节为正筒，是最好吃的，尾节俗称下巴筒，做地藕比较好。每每，我不知道饿，也不知道累，一个劲地挖，一天下来收获满满。

夜幕降临，天上大雁南飞，铺天盖地，“呼啦啦”如暴风骤雨般地掠过；路上挑担的，背篓的，提篮的，脚步声声，扁担“吱呀”一路欢歌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回家喝上一碗用排骨或腊肉炖的喷香的藕汤，一天便圆满了。

路口泡哩茶

◎曠云

在我家乡云溪路口，逢年过节或办喜事，泡哩茶是待客的好东西。“泡哩”即泡茶。

我奶奶常说，恰碗泡哩茶不容易，要十几道工序呢，依我看只怕还不止。以前腊月一到，家家户户就准备做泡哩了。首先是挑选上等糯米，用蔑筛淘洗，放在水里浸泡两天，沥净生水后，倒入木甑蒸制。劈柴大火，铁锅里要始终保持适量的开水，以利于甑内热气对流循环，中途绝对不能揭开甑盖看。时间依据米量而定，经验丰富的老人不用看表，凭锅内开水消散的深浅和注入开水的次数，就能估摸出熟了几成。糯米蒸熟后稍微胀气，甑端出锅，摊在阴凉通风处，这时的热糯米柔韧有弹性，抓起能成团，米香扑鼻。五天左右糯菜水分收干，双手揉搓捏散，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糯米就改叫“阴米”了。接下来就是天天晒，禾场里铺块蔑垫，早晨搬出来晚上收进屋，要晒个十天半月，特别繁琐。大人们忙，又怕鸡偷吃，看守任务一般交给放了寒假的晒仔子。头两天还可以，时间长了我就不乐意，大人常常搬出过年买新衣新裤穿的条件来达成交易。

看守阴米实在是孤独无趣，有一次见大人去了地里，我就溜到邻家找小伙伴玩，踢毽子、丢沙包、跳皮筋，疯得黑汗直流。正玩得忘形，听到家里人哦哟啞天地在赶鸡，我赶紧扯起脚往屋里跑，几个小时工夫，二十多只鸡已深得肚子圆鼓鼓的。晒垫上的阴米被鸡爪划得乱七八糟，明显稀薄了很多。大人一边咒骂“剃头”的鸡，又不忘对我问责，我因玩忽职守换了两丁弓。

路口人评价他人没有能力，往往会说这个人“只有一点灶门功夫”。要我说有灶门功夫的女人还真不赖，有灶门功夫的女人能弄一手好饭菜，是贤惠的标志，路口女人还会“炸锅”，更是不起的灶门功夫。阴米晒干后就要“炸锅”，那时满屋场都飘着桐油香，堂客们你今天到我家来送火，我明天去你家打个下手，做扯脚磨夫角色既是为了开心，也是各自显摆手艺，连平日里姿态娴静的少妇，都搂着娃满屋场凑热闹。

炸锅要用沙，新鲜沙不能用，会粘米，老辈人都备有“专用沙”，用陶罐盛着年年用，黑漆漆的油光发亮。阴米有晒干也粘沙，沙算不得病毒不致命，但影响口感，有沙的泡哩莫说待客会尴尬，连自己都不会恰。“炸锅”一般用的是枞树叶，“喷毛火”绿燃，满屋热气腾腾，铁锅上刷层桐油，倒入黑沙，阴米下锅。女人们灵巧的双手开始舞动起来，勤翻动是关键，顺时针、反时针地推动几下，细小尖硬的阴米一粒粒鼓起来，伴着滚烫的黑沙，阴米在锅里滋滋作响地跳跃，最大限度地膨胀成白胖胖的“泡哩”。筛出锅里的泡哩，又接着倒入下一轮阴米，动作要连贯娴熟，稍有迟疑就会炸糊。

泡哩易于存放，可以干恰，但路口人习惯用开水放糖冲了恰，入口即化，软绵糯甜。勤快点的人家还用泡哩混合红薯麦芽糖，搓成圆泡坨，或切成片状泡块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款食物曾俘获了饥饿中的许多人的心。

多年前偶遇一位恩施女教师，她说路口泡哩茶好吃，还讲到路口有“抬茶”的习俗，她说侄女嫁到了路口。“抬茶”是说婚礼中，由女方派出的嫂子女做茶娘，茶娘冲好茶后，新婚夫妇用托盘端着，毕恭毕敬端到亲友们面前，跪着请恰茶。这时的每一粒泡哩就相当于金粒了，每碗都可以换来“茶钱”，亲戚们少则丢几百，上千，父母至亲则是一万，十万。“丢茶钱”时所有来宾都会集体围观，为顾及面子，许多人就只好打肿脸充胖子。可见泡哩有时也能变成软刀子作恶。当然作恶的不是泡哩本身，是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。好在随着移风易俗的推入，这种民俗正在逐步改进和消失。

行走南湖

◎卢旺兴

我是个过客，不过行色匆匆。在理工偏湖处，我听见了鸟说水，感受到了柳妖媚戏水。我摘一片心，梳理心事。裁一块湖心，读来不是多了几分清爽？这些字句被湖水濯洗过后，此刻我与南湖相处，我跌不作声，当我兴高采烈，它也就笑了。它也就笑了。